

新筴决科古今源流至論

三



新箋决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五

鬻爵



王者代天爵人尤宜謹之豈非王嘉之言乎嘉何以言之感時而言也夫人主擅威福之柄命爵詔祿所得專也曰崇德記文王世位崇德也曰以賢禮地官大司徒因民之常施十有二教十有一曰以賢制爵截乎不敢以輕畀曰不瀆記謂衣爵不曰不踰爵不踰德凜乎不敢以過予是何其謹重若此哉蓋位天也祿天祿也子孟子云五服之章天所以命有德書皋陶非一人所得私也經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記傳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左誠以一爵之差天威不違顏咫尺凜乎其可畏也以是知爵祿之柄雖人主之所擅而非人主之所可私私之不可鬻之可乎嘗攷鬻爵之制實始於漢王嘉嘉漢人也代天之言得不為漢發哉觀漢高當草昧之初將欲收拾人材以開一代之治而曰有能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本紀至於天下既定第蕭何之次以服眾議張良傳先雍齒之侯以息偶語同上是亦一己之私然而未甚失也夫何文帝從晁錯備邊之言令民納粟以拜爵晁錯傳帝雖以為權時之宜而不知作俑於後世也故景帝之世上郡之旱而復修賣爵之令至裁其價以招人通典及食貨志云孝景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則稍非孝文之制矣其後武帝以擊胡之費又創立武功爵令人得以入貨而補吏元朔元年用空唱有司議令人得賣故卜式首以家財輸邊乃至超拜中郎賜爵左庶長告天下以風百姓元鼎初募富助縣官推卜式數求入賜告天子乃起拜式為則吏道雜而多端矣中郎賜爵左庶長田止賜告天下以風百姓則吏道雜而多端矣雖然亦可以得人也有以貨拜即為廷尉而天下無冤民者張釋之有入錢補詣者守潁川而治行第一者黃霸嗚呼作法於涼其弊尤貪左傳云况孝文作俑於先景武循襲於後是宜東都之季其弊尤甚有吏人入穀而得關內侯者後漢求安二年天下水旱關內侯有銅臭入錢以買三公者靈帝開賣官之路廷尉崔烈則賜明經唐至德二年明經出身不識文字者加二千品秩耗弊選舉

則賜明經唐至德二年明經出身不識文字者加二千品秩耗弊選舉

冗濫至是極矣 國朝諸科並建數路得人無非奉若天道書至

於鬻爵雖間舉行皆為權宜之制故入粟六百石與補上造之請

非備邊不許也或平未開北轉運使劉綜上言令民入粟備邊六

相言故事具存行之無損於事幸出粟五千餘石賜第班行之請

非補之則不許也天禧二年李宏鄭可狀本州民闕食願出粟五

李維上言臣等商度損餘補乏為利亦大或以賑水旱太宗時州

均去今幸臣定議特從其請俟豐稔即止或以賑水旱都水旱有

粟賑貧等第補官或以備采本熙寧七年賜教誥補貼賑貧四原

無非為權宜之制誠以鬻爵之法雖所以濟人事之不及非所以

體天道之至公故隨舉隨罷終不以為經久之策淳熙之君曰理

財有道均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貨財淳熙三年詔鬻爵

道均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貨財非古制也理財有

不得已之意為可知矣元祐之臣曰納粟不如資蔭資蔭不如進

士元祐元年上言百司胥吏主行文書積年寡過例該祿仕

以豪估之家以資受官其才品庸下素不知義又外臺郡守

薦之教少壯就官有知進之心且有間矣由此觀之納粟資蔭

以為四者之冗有可罷者納粟得官也則其輕重之意從可知矣

今日邊備未徹國計未豐舉行鬻爵之制是亦 祖宗權宜之術

然必得其所以處之道可以俯仰無愧焉處之何如與之服飾

如康定之制可也康成元年尹朱上疏請鬻爵為士軍口號營房

為婦女服飾得與本部七品官度坐化谷與之免役如嘉祐之

制可也嘉祐六年詔凡入官者免其戶役皆與之監臨物

務而不與之參軍判官如慶曆之制亦可也慶曆七年詔流內銓

司理司法參軍自上州判官止雖鬻何病焉

三代而上王政脩明民有常業而不知為僧三代而下王政廢闕

民無常業始起而為僧韓子曰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原

歐陽子曰井田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本論蓋傷之也惟其傷之

是以闢之故著書立言直欲人其人火其書嗣先王之道以道之

原道修仁義之本以勝之本論 舐排攘斥不使之賊吾良民也有

王者作補互政之闕修王教之廢以正人心之惑可也顧可鬻之

以開其端歟吾嘗攷其源流佛之為教古無有也東漢以來始入

鬻爵

雖鬻何病焉

原道 修仁義之本以勝之 本論

蓋傷之也惟其傷之

原

中國漢明帝時佛署然未度僧也至唐高宗聽揚國忠之言始納

錢以度僧時人祿反揚國忠以爲車物不可以給十遺持漸然

則驚度之法制於此歟嗚呼四民有常業古之道也彼其不蠶而

衣不耕而食滅君臣廢父子停理傷化甚矣一人爲僧一夫失業

故妄度姦人使壞正法姚崇爲元宗言之唐紀若不鈐制當失六

十萬丁李德裕爲穆宗言之唐紀夫何自唐以來逆相祖襲至于

今而不廢歟噫我知之矣不過借是以爲豐財之術也抑豈知此

端既開趨者瀾倒天下之民失業者衆財果可豐歟國朝熙寧

以前日就裁損天子曰經業精熟方許籍記雜熙二年籍自今經

否則曰四千未度當降約束至道二年籍實泉州一夫耕二人食尚

有要者近出夫耕治至十人食大臣曰所度皆惰農游手不可

知白曰臣任權密日嘗謂於益一火皆農游手之人无益政化張

勿使否則曰所度皆亡賴姦人不可嘉祐三年籍昌朝奏京師僧

或禁保任方所收納詔從之其在當時或五十而度一人至和元年

度僧限百至熙寧以後則冗濫矣河東修城則以僧牒熙寧七年

興雜本則以僧牒原環慶路飢民及求與路常平亦本其在當時

價至百九十九千未止也又至三百千三百千未止也元

七年以下言度牒已者今每道爲錢百二十千檢會慶州蓋熙寧

以前重本抑末不以鬻牒爲利熙寧以後務末亡本必以鬻牒爲

利惟熙寧以前無所利乎此也故自嘉祐至治平九七萬八千通

十三年計之歲之所度止於六千也惟熙寧以後有所利乎此也

故自熙寧之初至八年九八萬六千通八年計之歲之所鬻不啻

一萬也熙寧八年計此數曾賣度牒數呈有司言自嘉祐至治平

雖然我朝諸君子嘗有言焉熙寧以前王公曾言其多采公祁言

其冗熙寧以後程公顥言不鬻錢公公輔乞並裁損並長編此皆

切時救弊之言然亦非知本之論也我高宗嘗曰一人爲僧則一

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熙寧七年載言之人有欲多賣

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又曰一夫受田百畝一夫爲僧

即百畝之田不耕矣是年二十七年 上曰今田萊多荒若更賣度則  
百畝之田不耕矣朕所以不給度噫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三代而  
下知本者其惟 高宗乎

三公

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者周也以丞相大司馬御史大夫為三  
公者漢也以大尉司徒司空為公者後漢至唐大抵然也 國朝  
始取隋唐之制命太尉司徒司空為之後復成周之名以太師太  
傅太保為之此三公公革之本末爾按成王作周官曰立太師太  
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書周官 則太師太傅太保  
周之三公也然三公之位實兼六卿之職所謂鄉老二卿則公一  
人初無司存通典注周禮王畿有六卿每三 非必親治二卿蓋與  
王坐而論道者成王時周公以公兼冢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蘇  
忿生以公兼司寇康王即位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  
則是六卿之中召公畢公毛公亦皆兼三公之職尚書顧命又通  
稱冢宰畢公頌司馬毛公頌司徒司空有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太保  
伯為宗伯頌為司空頌為司徒司空則周禮三公兼一卿之職云云故傳云司

徒公司馬公司空公是也尚書 杜佑通典以司馬主天司徒主人

司空主土是為三公豈非以公兼卿職而言乎通典或說司馬主

詳注士曰是為三公注云韓詩外傳陰陽不和責之司空按丙吉為丞相自

謂三公典調和陰陽本傳 王尊劾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負

下罔上本傳 王根為大司馬杜鄴言根前為三公比周杜鄴傳則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漢之三公也然太尉本主兵之職漢百官表

印紫綬 御史大夫特副丞相之官同上御史大夫銀 乃與丞相並

列已失古誼况得稱為公平乎夫以大司馬之官得為三公者蓋自

武帝寵假大司馬之權而冠以大將軍之號終漢之世大司馬專

主國柄尤重於相權爾漢武紀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

軍馬內典尚書其後 以御史大夫之官亦得列為三公者蓋自成

帝從何武之請以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自是遂是丞相鈞禮爾成

綴和元年更御史大夫為大 杜佑通典以漢丞相大司馬御史大

夫為三公者豈非以推重而稱公平乎通典注哀帝時議以漢馬無

馬大司馬大司空史記曰公孫洪以春秋布布為天子三公漢初

因秦置丞相而供為之則丞相為三公矣又云大司馬大司空大

司空為按後漢志曰太尉公主人司空公主地則太尉司徒司空東漢之三公也後漢志太尉公主人司空公主地則太尉司徒司空東漢之三公也

六官後漢以三公而部九卿似有古意然三公之外復以太傅為上公果何義耶通典後漢惟有三公若三公災異毋免則始於徐防

於張溫靈帝臨朝始遣使者就長安拜三公封為列侯則始於崔

司徒司空之外而增置太保黃初二年又分三公戶邑封子弟

則加大宰太傅太保司馬將軍之官而為八公晉武帝即位之初

三公復置七負梁有丞相太宰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馬大將軍

革皆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矣後魏以太師太傅太保謂之二師

又有可論者國初以來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

空為三公仍唐之制也政和更制詔三師為三公三公為三少微

周之制也宣和之末以三公只為階官不復總領三省復祖宗

無所職掌王溥以昭文館大學士兼司空元輔表太宗太平興國

兼之符彥卿為太師高保融自守太保為太傅我原太祖符彥卿

者始任其選趙韓王開國舊勳一代柱石其勳孰高焉文潞公三

朝元老聖世著龜其年孰尊焉於是以太師除之蔡官制三公之

韓王以勳文潞公以年方得之此曠世不除仍自司空五師兼侍

中文彥博至和二年六月以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河陽三城節度使王文正公旦自景德二年相至祥符十年免凡十餘年

元祐表王旦書右丞參知政事真宗景德二年正月以尚書右丞參知政事

年再相九十五年呂文靖公夷簡天聖七年相至寶元三年

月夷簡許州再入以右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至三月九日去此國朝盛時寵任三公

之意若是其嚴也而先正諸公任三公之職亦皆有功於國家也

政和之間以太師太傅太保皆古三公之官為宰相之任遂詔依

三代易師為公若復古矣政和二年詔曰太師太傅太保此古三公

其人為真相之任若除三公即為宰相然除三公者即總三省

號為公相之任故蔡京以太師總三省而使宰相居其下不敢與

之抗復且丐免書門下省不欲任樞密之兵柄是制也政和小人

以私意為之矣蔡京國史補政和發尚書令侍中書令改為左

太師總三省事另公相京丐免門下省蓋宣和之末以三公論道

之任而總理省務使宰相備負殊失紹述憲章之意遂詔為階官

不領三省若復舊矣宣和七年詔令居三公論道之位而總理二

於尚書復置令虛而不除三省然故事親王近屬皇子姪官至三

公而止蓋有嫌於任師傅之官自宣和後皇子官率至太傅殊非

設官之旨是制也宣和小人復以私意為之矣蔡京國史補皇子姪官

至三公而上蓋有嫌師傅之在也自宣和後皇子官夫三師而為

三公以後復古制非不善也改三公為階官以復家法亦非不當也

然私意一形典章變易一以專師傅之權一以輕師傅之任其害

小專其權者其害大何者紹興權臣以太師而竊政於是開南北用兵之釁君子

恢復之謀開禧權臣以太師而竊政於是開南北用兵之釁君子

推原其故皆蔡京小人作俑之尤也其害豈不慘歟噫可不鑒哉

可不戒哉

宰相上論歷代相職當否

自黃帝首命六相晉子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禹得六相而天下平

得祝融而土南方得封后而西舜之舉相十六通典卷八

使布五教謂之十六相八而相之名始立自湯之左右用伊陟

賦歌棄益禹皋陶之論

百



百志成湯以伊尹為周之左右任周召通典馬時召公為保周公

而相之貞始定切嘗遠播歷代近觀聖朝國勢重輕治道汚

隆未嘗不関相業之修否也大抵周人以宿衛財用闡宦嬪御之

屬統于冢宰故相權專而君心正至秦始分屬諸卿兩漢初不以

御史太尉九卿加官之屬侵丞相故相權重而職業修至武帝始

奪其權耳魏晉以來以丞相為尊官廢置不常類以監令管機要

之任李唐之興以省長為丞相品高不除類以他官掌政事之要

國初以昭文修史集賢為相所用皆端士元豐以左右僕射為相

所用非正人元祐雖仍元豐而相職舉紹聖雖仍元祐而相權偏

政和以來更革不常至中興而後易平章之號定丞相之名始為

千萬世不刊之典此古今用相之本末也誠詳言之嘗觀周人冢

宰之尊其所統六十官之屬往往皆士大夫所不屑為之務似若藝

矣噫孰知正所以為論道經邦之職歟夫內朝宿衛之士御堂

辨子外庭徒役之人中旋役職之卑者也而冢宰得以統攝之

異時侍御僕從所以皆正人者非出於此歟太府受藏之務司會

稽考之任並天事之末者也而冢宰得以均節之異時用度有節

所以無奢用濫賜之弊者又非出於此歟奴僕重腐之流闡人官

闡嬪御之職官人供奉飲膳之役酒人負之至冗物之至微者也

而冢宰皆得以主之異時家齊身修心和氣平所以無女寵闡宦

之習者豈無故而然耶格心事業於此見之夫何秦人焚烈周官

將古人所以躰統維持之具分散四出官伯官正則分入郎中令

漢百官表郎中令秦官掌官殿掖門戶衛尉同上衛尉秦官掌官

屬官有郎中令秦官掌官殿掖門戶衛尉同上衛尉秦官掌官

令丞而宿衛之意失司會太府則盡入治粟內史同上治粟內

而官納之意壞膳人醫師則盡入少府同上少府秦官掌山海

而供奉飲膳使令之意至是盡泯眾職既分大臣莫統而人主宴

私玩狎之際心術轉移性質浸漬無所不至此周人任相之意而

壞於秦者此也漢自周文之時委任大臣責重權尊御史大夫掌

副丞相加詔下諸侯王則御史以其制書詣於丞相同署乃行是

相得預制詔高祖高帝詔召賢良御史大夫下相太尉職屬丞相

如匈奴入寇大尉官罷改丞相將兵擊之是相得兼武事文帝三

帝二年匈奴入寇准嬰為丞相將兵擊之二千石之重丞相關宦之寵

戮之而列卿無系權之弊通典曰漢相得戮二千石申

丞相請誅之而近習無領政之患中書加官未置而內庭外庭相

得通主之或曰官表曰侍中左右曹諸史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

侍中常侍散騎諸史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掾史行

部而州郡民事相得盡知之遺丞相史出刺并督察御史高皇

帝蕭相國之規模遠矣夫何武帝以來過懲田蚡權專之弊而深

抑大臣之職田蚡傳故自張湯以舞文為御史大夫也奏事日肝

天子忘食而李嚴緘默但取充位青翟庸繆見知得罪而御史之

權日重初年張湯為御史大夫言事日肝天子忘食議皮弊白金

翟自霍光以受遺為大司馬也後為大司馬內領尚書外領軍馬傳

揚敬傳而大司馬之權日橫自丞相不敢擅召二千石田千秋傳

而相不得統列卿也至使洪羊權利温舒峻法九卿更進用事而

事不關於丞相矣按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坐不省爵金死石慶為

事不關於丞相矣丞相征伐封禪公家用少乘弘羊等致列王通

尚書章奏通典曰武帝時丞相奏事後庭而宦者與

石顯弄權董賢切政並本傳中書益恣而事權過於丞相矣諸吏

居中舉法應劭曰諸吏得授侍中論誣大臣武帝傳侍中出公孫

之徒加官權重宰相踈遠是中朝之血脉不關於丞相府矣刺史

得自奏事武帝置御史綉衣專遣出使暴勝之傳府祿在內不聞

利害是外郡之血脉不關於丞相府矣五十四年之間凡易相者

十有二人亟辭亟罷不得展布垂至宣帝重丞相之權內魏仲丞

相之職然外而御史之抗禮蕭望之內而宦者之用事石顯洪恭

又焉用彼相哉甚而東都以太傅當冢宰之任後百官志每帝初

尚書事胡廷注曰舊二百年間僅除十一人而已碑至十一人

大抵事權盡歸臺閣相亦末如之何也已矣推原其故武帝安得

不執其咎此漢初任相之制而壞於武帝者此也自魏晉以來相

國丞相或為贈官或則不置間有置者自為尊崇之位多非人臣

之職其真為宰相者往往以他官參掌機密之事通典曰按自魏

或以官參掌機密或委知政事者則其任多矣夫無有常官其真為宰相

者不必是故魏以劉放孫資為中書監令而掌機密

資為中書監晉以張華荀勗為侍中而居阿衡

東晉以謝安庾亮庾冰之徒並為中

書監而皆稱賢相

宋以江湛王僧綽殷景仁王華之徒並以侍中衛將軍

而或任機密或居門下

相則如顧命之江祐領軍之坦之

事為宰相則如尚書令之何敬容僕射之徐勉

或掌機密或居門下

清貴

然自晉宋數朝以風流相尚以元虛為宗

也雖黃陽秋宗辭致也玉塵蒲葵尚放曠也棄禮法如土梗視義

事之各歟此魏晉而下任相然也

侍中為宰相亦有他官參與焉如楊素為僕射掌朝政

相其後以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由是僕射為尚書省

之長與侍中中書令號為真相品位既崇不欲輕授故常以他官

居職無有定負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參知機

務參與政事及平章軍國重事之名者並為宰相亦漢行丞相之

勳以太子營事同門下三品而同三品之名立李靖以疾辭位

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之名立向杜淹以吏部

尚書參預朝政魏證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又本為秘書即兼直

中書省專主機要張亮為刑部尚書亦參朝政而知政事參機務

之名始眾此他官上兼宰相職也至宰相又復下行有司之事如

杜如晦本為侍中既攝吏部又監東宮兵馬房元齡本為僕射既

監國史又領學官並本傳終唐之世相無常職亦無常員乃至守

本官為之而有守如故判如故之目坐政事堂而分決本司之事

或至數十人同時為之甚至出為帥臣亦為外宰相之稱同上故

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前後出鎮二佩相印且不寧惟是時方用兵

則為節度使時或崇儒則為大學士時急財用則為鹽鐵使同上

其不足取法初非一端此非貽謀之未善歟雖然正觀開元盛時

名稱雖煩而事業無廢職位若異而機務不墮有如英衛智勇房

杜謀斷王魏規諫姚宋正變亦何愧於爰立之命自後用者非賢

賢者不用禍變迭興不可枚數唐之相業始不足取張曲江峭直

剛方嗟吸雲雨惜也相位不留而李祐甫之姦腴用焉唐是以有

范陽之變陸宣公論諫仁

義言之藥石惜也杜門却掃而盧杞之邪謀進焉唐是以有涇卒

之亂唐書史曰非竟遂於楊炎而受彼不忘於盧杞取延德宗

危朝廷柱石惜也護言一入裴度為而變異之小人信焉唐以是

有閣官之禍唐書憲宗信用非人不然其業而身罷不制之

國朝制雖公唐而實異於人蓋三省為空官而以平章為宰相惟

其真加侍中則不除平章職原國朝公唐舊制九命相必日同中

平章事然因初止除范質補普亦未嘗除人累朝因仍二省長

已至平章而分為三等帶昭文為長修史為次集賢又其次蔡官

是制也自建隆以後用之二三省各蒞職而以左右僕射為宰相左

相必兼門下侍郎右相必兼中書侍郎然中書取旨其權獨重至

宰相下論本朝相職得人先論因革後論人材

又接下篇

有右僕射除吏左僕射有不預聞而有當置宗左相必送中書右相更不欲行是制也元豐小人以私意用之後因呂公著同舟共濟之請三省同得取旨以革元豐之弊乃路公元老於二相之上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而兼用 祖宗之法是制也元制大臣以公心用之夫何紹聖以來偏重左相事之合送中書者但自尚書徑上門下子厚用之而李清臣莫之勝蔡京效之而趙挺之莫之制蓋切元祐之制以行其私也呂大防欲用楊畏為諫議大夫京純相竟起趙鼎畏元祐間畏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出即疏章聖之召為相又紹聖元年清臣首唱紹述曾布密諭趙挺之建議紹述曰五日當用能知述者政和以來更左揆曰太宰右揆曰少宰而太師總領三省之事號為公相蔡京為太師領省務而權益盛王黼為太傅總省政而意益私亦切元祐之制以專其政也厥後建炎盡革前弊始罷太宰少宰而復左右僕射乾道復罷左右僕射而改左右丞相政和間更左揆曰太宰右揆曰少宰而以三師三公是謂宰相靖康末紹依元豐故事復為僕射左右僕射必兼門下中書侍郎參知政事三年呂頤之被旨將元祐中司馬光建請併省奏乃口待從參詳宰相不兼兩省侍郎而後祖宗之舊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職畧中與會要乾道七年詔丞相總齊百揆贊襄治道事无不統而僕射之官名寔未移但職同議之制則與

至是而相之職名一定而不易切嘗因

國朝之制而求大臣之事業矣昔 藝祖之開基也前代之相揆

席終留箕子其仁也魏仁甫開國元勳金匱有書周公其忠也

趙晉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正以吏侍而拜門下者方重自居開寶六年九月吏部侍郎參知政事薛居正門下侍郎同

為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正以樞宥而除集賢者清節自守同上

秘藏而召中令因獻策而擢齊賢沈倫清介在相位自守而巳薛

培植人才之功深矣以至歸囚一詠陰諷君德李昉烹鮮一語有

裨治道言行錄淳化二年太宗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寬猛得

無喜賞懼挫之心端琪與端之深得相體若乃盧多遜之貝錦今

日讚趙忠獻太宗即位普為盧多遜所誣出守河陽上一日發金

言行錄明日毀李文正盧多遜去李文正助祖善待之不疑多遜知政

曰多孫常毀一斥嶺表終身不用護者既去根不傷稼此皆我

太宗之明哲也 真宗嗣位二呂一張復秉鈞軸真宗朝呂端為

為相三年張齊一時風采繼者登善水旱屢奏嘆曰聖相真宗朝呂端為

賢為相亦三年文正嘆曰安得及見太平吾輩復游矣文正曰外患足以無懼

日天下雖平上意浸薄後必朝陵展禮文正嘆曰文靖至矣故當

時謂文靖為聖相又龍川志云李沆為相王曰知政事流日取

四方水旱益賊奏之曰以爲細事不煩上所沆曰人主常知艱難

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声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

老不及見此此參政它日之憂也及日親見王風範端凝目曰貴

敏若丁謂等所為乃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人沆之賢也李沆嘗侍曲宴太宗自送之江淮命使深戒竭民薛

謂公天禧初為江准發運使薛平曰真宰相也江西遣漕亦

但曰江南民力竭矣薛退而謂人曰真宰相也

懲權利旦之公也言行錄張士遜出為江西轉運使薛平

謝更始除端揆厨絕飲宴多卿往觀之昌武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

相方謝客門闌尚然昌武同規徑入見之徐贊曰相自歸乃往見承

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公但唯唯既退後使人至廐厨中問今日

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衡軸門無私謁敏中之解也言行錄敏中傳公性端厚明下累

相才力薦而駑朽自謙則公謝曰臣材駑朽不足以為勝任惟願準

兼資忠義此宰相材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以鎮之不以名節自

厲而夷險不易言行錄畢士安傳公資端重厚義觀少以名節自

士安君子人也帝謂冠公曰畢以幸汾為非天意李由言陛下幸

謂往往時幾百倍今早蝗之以內藏為備凶荒同上公曰祖宗初置

變殆天意所以儆陛下也李迪敬天愛民之誠也至如寇

用此以備凶荒今邊无它費陛下行錄李迪敬天愛民之誠也至如寇

萊公之忠節豈非數公之推轂納交者歟澶淵之役親扶日轂尺

筆管之蘇內翰作節彼萊公尺筆蘇內翰作虜酋授首復輪不返至

使三十餘年絕無邊塵之警社稷之功寔嘉尚之夫何小人萋菲

之言易入而萊公之迹屢辟屢罷豐鼓之言為國謀也唯萊公首

欽君不堪唱為投瓊之譖而公反出主北門之鑰矣北使道由之

不平遽為下石之舉而公復涉雷陽之波矣馮拯小人依附邪黨

絕無一言及之嗟夫一萊公也前數公之賢則薦之愛之後數子

之奸則排之陷之君子小人其柄鑿也如此所幸 仁皇維持公

論收拾善類為寇之朋者如茅類進為丁之黨者考根盡除故丁

謂馮拯王欽若之佞貶斥殆盡至張士遜以曹利用之進雖既用

而亦罷王曾李迪之賢登用恐後至張知白以嘗不阿欽若亦亟

擢而就用仁宗謂相王曾薦呂夷簡曹利用薦張士遜利用既得

曾言謂今需元恭簡後白玉堂於絕地太后怒既謂不持此也王

隨陳堯佐以老病不和而去王右軍編別錄云韓琦常言天下事

佐為輔相皆老病而不和中書事多不決韓琦不仁宗朝王隨陳堯

臺諫而去仁宗廢朝後夷簡教有司無得受其諫章奏取孔道至

于慶曆陰消陽長帝資良弼故光輔王室中外嬉游溫公撰韓公

能光輔三朝大濟艱難使中外之人輔愛嬉遊自若曾而向所施

行社術亦以時上之術亦若人也時仁宗以天下多事急于求治

仲淹富弼皆中外人之望麻拜中庭縉紳相賀而用賢堅信龐籍力

請之籍亦若流也相慶天下謂之文富上曰吾得二相賢於夢卜

編長公亮受遺責重節堅而亞勳定策之碑屹立焉韓忠獻公力

不求恩澤而天子勤渠之問有寵焉公為相務薦賢宗仲淹孔道

也左臯右夔前伊後周不是過也至使執中之俗吏且以至公而

結主知東坡志林云執謂陳執中俗吏宋庠之無所作為不失為

雍雍有德之君子聖史宋元憲雍雍然有德之君子也既參大政

我本无心士終非濟世才虛舟人莫怒疑虎不當開較負然山重

年之治諸公之力多矣自熙寧大臣收用新進韓富二公甘心解

職絳與升之引類彈冠此固不待議耳有如安石之得志也公亮

為國家舊臣唯唯不言倒戈晚節及安石之罷相也吳充素排新

法至主國事置而不議噫風俗移人趨者瀾倒而能砥柱中流者

幾何人哉繼以柔懦之王珪剛詐之蔡確末年天子雖有革弊之

念惜乎論道之非人矣 哲宗初年罷蔡確去韓頊潞公司馬公

著之舊望既相於前純仁大防劉摯蘇頌之諸賢復踵於後拯溺  
救焚改絃易轍天下凜凜慶曆嘉祐之治惜夫調亭一倡玉石同  
區章子厚何人哉起自謫籍濫居左揆變亂温公之典刑講明金  
陵之故事一暴未幾十寒已至元祐善政影響不存迨及建中曾  
布忠彥對持相衡忠彥不能制布之巧反引蔡京以勝之京也得  
志姦邪百出馴至中原之變有甚元豐紹聖小人之用心蓋不勝  
誅也天意祚宋人材輩出中興以來風采一新莘夫渭老際會風  
雲立政立事母愧國朝諸君子之事業噫必有如祖徠者賡慶曆  
之詩修中興之盛愚何幸親見之

### 樞府

樞府之官何始乎曰自唐始也名肇於開元官設於永泰權重於  
五代而其制其意至我朝始詳且密此其大畧也按唐開元間張  
說為相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房于其後有樞密房以主書  
務本相臣以統之唐百官志開元中張說為相改政事堂號中書  
門下列五房于其後一日中書房二日樞密房三日兵房四日戶房五日刑房未始付於他官僅有其名未有其

官也自代宗永泰置內樞密使以宦者董廷秀為之元和則命劉

光琦長慶則命王守澄不置司局不立僚屬惟承受表奏於內進

呈未泰中宦官董廷秀參掌樞密事元和和中劉光琦梁守謙為樞  
密使長慶中王守澄知樞密事舊左右軍容多入為樞密院署

僅有其官爾未重其權也以宦者為之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二楹  
貯文書而已其職掌惟承受表奏於內

季元欲奪相權建置條目乃於堂狀貼黃指揮公事此其分權之

漸舊左右軍容多入為樞密院署二間貯書摺而已亦無視事之  
指樞密公事此其後梁用士人而易閣宦改密院而為崇政特命敬

翔為使謀議中朝備問左右尚未專事於外至唐以後復名樞密

往往以宰臣兼之唐用郭崇韜晉用桑維翰周用范質王溥皆天

子腹心之臣得議軍國大事其權與宰相等至是始重矣 藝祖

受命以東府掌文事參政佐之西府掌武事副使佐之百司長官

及監司長吏皆得專達或奏朝廷或申中書事大則進呈取指除

敕宣命而小則批狀直下本路本州故文書簡徑無滯有使有副



使有簽書有同簽書有知院有同知院使副則始命魏仁浦趙普

簽書同簽則始命石熙載郭達知院同知則始命張遜溫仲舒朝

樞密院與中書對持以武二兩號為二府建隆元年以魏仁浦只

建作爲樞密使趙普爲副使周未關副使至是始置太平興國四

年以石熙載爲樞密使李士以簽書院事簽書之名始此淳化二

年以張遜知院事溫仲舒冠準同知院事同知院之名始此治平

中以郭達同簽書院事同簽書之名始此舊制樞

密院有使則置副使有知院則置同知院會要

且不寧惟是有

度如曹彬爲檢領忠武節度是也或以文官充使則始於石熙載

爲戶部充使也或儒臣以樞使兼使相則始於王欽若等守本官

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使也五代置樞密使因初因之建隆二年

官充使自曹彬始也開元九年曹彬爲樞密使領忠武等節度使

密帶節度自彬始也太平興國六年石熙載爲戶部尚書充樞密

使以文官充使自熙載始也祥符五年王欽若陳堯佐並守

本官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儒臣以樞密使兼

任相曰使若等

非制之詳耶然 國家立極五代弊政掃除殆盡

獨此不廢蓋有慶曆議臣請併中書而 仁宗不之併慶曆張方

院起於後唐惟且之制請

罷併其事於中書不報

元豐議臣請廢密院而 神宗不之廢

元豐改官制議者欲廢密院歸兵部神宗曰祖宗不以

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統之互相維制不從續會要

推原其故

其美意有二蓋宰相平章軍國兵事可知也而兵之籍則不與殿

嚴兼總兵馬丘籍可掌也而兵之符則不在發兵大權盡歸密府

體統相維罔有偏失噫車徒之數司馬所掌調發之權家宰所主

周人維持之意而我 朝得之此其意一也邊事興則相與其職

邊事寧則樞任其事西師之興以宰相呂夷簡章得蒙等兼樞密

未幾以兵休而罷渡江之初以宰相張浚等兼樞密未幾以邊寧

而罷噫蠻夷之事特專作士誓師之舉亦命宅揆虞朝文武相通

之意而我朝得之此其意二也制雖漢唐意實劬古夫如是何嫌

何疑而廢之耶是職也氣節清謹者任之而輕險奸回者不與也

威望隆重者居之而浮薄淺陋者不與也是故風寒親幸決策江

南杯酒從容潘臣解職趙中令之爲有功始平西蜀囊無寸錦終

克金陵民皆按堵曹武惠之爲稱職 太祖所任樞臣者八人而

趙曹爲之冠曹彬趙普只延作李榮矩王

稱辨繼隆之奏而力爭不已時有錢宣靖焉王壺請諸日時言者

頃詔公自魏乘族傳往按至則乞罷其役時論廢之。記聞本

隆与遠通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丞相呂端等皆不敢言惟

密副使錢未命之初天子已有飛白之記既除之後復有邊政有  
望之喜時則有向文簡焉太宗飛白書張詠向敏中二人者名臣為賦詠之向公自負

所任樞臣者十六人而錢向為之首曹彬錢若水向敏中王欽若王禹偁張  
契丹叛盟非細故也而萊公親扶上

而馬知節言邊論兵未嘗少置真宗之所任樞臣者二十九而  
寇馬又其卓卓者曹彬陳堯叟曹利用宋俱薛奎寇準向敏中為

南平蠻獠料敵制勝名將莫加有武功也狄武襄有契丹仰望而  
稱嘆得人者王德用有士夫聞報而酌酒相賀者范仲淹有天下

平則有文彥博文彥博元豐則有呂公著元豐元年呂公著

益於國家也噫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氣類相感非偶然爾雖然有  
自來矣王顯之為使也學問寡陋天子特取軍戎二篇以賜之慮

其不學問階矣夏竦之除樞也眾議紛紛天子親書文行忠信四  
字以勉之慮其有忝厥職矣慶曆三年天涵地育故應有此然此特上

人之力量也有若先正諸賢維持公論彥卿主兵趙中令以宣懷之  
張耆為使晏殊以力爭之晏殊傳天聖中太后以張耆為樞密使

未追言者十八夏竦簽書未愜臺諫文章郭茂傳噫祖宗涵育  
既如彼先正維持又如此則堂堂北樞孰非正人端士乎

六部論古今六部分合

周之分典其職有六唐之設官亦如其數然則唐之六部其源流  
於周歟通典注自宋齊以來分定為六曹稍似周禮至隋六部其

三年元祐為元祐則有范純仁元祐元年六月范純仁皆正人也皆有

密副使元祐則有范純仁元祐元年六月范純仁皆正人也皆有

益於國家也噫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氣類相感非偶然爾雖然有

自來矣王顯之為使也學問寡陋天子特取軍戎二篇以賜之慮

其不學問階矣夏竦之除樞也眾議紛紛天子親書文行忠信四

字以勉之慮其有忝厥職矣慶曆三年天涵地育故應有此然此特上

人之力量也有若先正諸賢維持公論彥卿主兵趙中令以宣懷之

張耆為使晏殊以力爭之晏殊傳天聖中太后以張耆為樞密使

未追言者十八夏竦簽書未愜臺諫文章郭茂傳噫祖宗涵育

既如彼先正維持又如此則堂堂北樞孰非正人端士乎

周之分典其職有六唐之設官亦如其數然則唐之六部其源流

於周歟通典注自宋齊以來分定為六曹稍似周禮至隋六部其

制益明大唐武太后遂以吏部為天官戶部為地官禮部

於周歟制益明大唐武太后遂以吏部為天官戶部為地官禮部

於周歟制益明大唐武太后遂以吏部為天官戶部為地官禮部

於周歟制益明大唐武太后遂以吏部為天官戶部為地官禮部

於周歟制益明大唐武太后遂以吏部為天官戶部為地官禮部

於周歟制益明大唐武太后遂以吏部為天官戶部為地官禮部

為春官兵部為夏官刑部為秋官工部為冬官以承周六官之制蓋尚書舊不分曹而分曹始於

西漢尚書舊不以曹名為號而定號始於東都成帝建始四年置

而下或分而五或折而六未有定負也魏有五曹晉置六曹宋齊梁各置六

始定唐因隋制國朝鑿藩鎮之弊乃以尚書即曹出領外寄皆為

定官特以寓秩序品位而已乃以尚書即曹出領外寄皆為

見上注而六部之名始復至侍郎之名漢已有之而今侍郎之任

則自隋置也以侍郎之名舊矣漢凡諸郎掌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

負外之官則自隋置也通典隋開皇二年尚書一人此六部分局設

屬之源流爾愚嘗推攷古今設官之意蓋周之六卿統於大臣故

若分而實合唐之六部系於寺監故雖繁而實曠元豐以前名雖

未正而事權歸一實有得於周元豐以後制雖盡復而冗負未併

未免類於唐然則循周之制復周之意其在今日乎夫周以冢宰

征師於諸侯司徒以旗致萬民宗伯以軍禮同郡國司馬大合軍

以從司寇凡周人兵民之權若不歸於一也本官注而不知實

以三公兼之則其權未始分異時呂伋虎賁道王之曰蓋太保命

之而不見其危疑卒遽之事則是三公統之之由也書顧命邦布

出入掌之外府金玉收藏掌之玉府九功九賦之入掌之內府其

他如幣帛之物租賦之用泉布之利散主於六官之屬者若不一

也而不知皆大臣得以均節會計之天幹則又曷嘗不一哉異時

上之人無用度之私下之人無賜予之濫則是又其區處財用之

有人也豈非周之六卿統於大臣故若分而實合歟唐一尚書之

則自唐置也漢書唐置六部即中書省負外之名古未有之而

負外之官則自隋置也通典隋開皇二年尚書一人此六部分局設

屬之源流爾愚嘗推攷古今設官之意蓋周之六卿統於大臣故

若分而實合唐之六部系於寺監故雖繁而實曠元豐以前名雖

未正而事權歸一實有得於周元豐以後制雖盡復而冗負未併

未免類於唐然則循周之制復周之意其在今日乎夫周以冢宰

征師於諸侯司徒以旗致萬民宗伯以軍禮同郡國司馬大合軍

以從司寇凡周人兵民之權若不歸於一也本官注而不知實

以三公兼之則其權未始分異時呂伋虎賁道王之曰蓋太保命

分爲其屬者有四。是爲二十四司矣。二十四司之分佐其長者有

三。是爲侍郎。即中負外矣。令僕率其屬。丞即分其行。即中負外判

其曹。則何所不包。亦何所不任。夫何六部之外。又有九寺。九寺之

又有四監。戶部之財散於司農。少府禮部之儀裂於太常。鴻臚光

祿勳與膳部之權。衛尉掌庫部之事。大僕侵駕部之職。其餘四監

又以兵禮二部之所掌者而紊之。亦不幾於繁乎。夫惟職掌太繁

其勢必至於虛授。是其繁也。乃所以爲曠也。故杜佑言繁

之弊有二。垂二契。二伯夷。二伯益之說。杜佑省官議昔臯陶作土

契。是二契。垂也。垂作共。工判器用。今工部尚書符作監。是二垂也。

伯夷。是二伯益也。伯益。大僕掌車馬。今大僕駕部尚書。秦御附既

伯景也。陸長源言其曠之弊。則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虞水

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之說。陸長源曠官文武。兵部无戎帳。戶部

豈非唐之六部紊於寺監。故雖繁而實曠乎。國初吏部則審官

流外三班主之。戶部則三司使判之。然聖朝雖公唐制。設吏部

刑部職也。國朝禮部判部事。一人以兩制。以上充九戶。口田產金谷。貨之政

刑部職也。國朝禮部判部事。一人以兩制。以上充九戶。口田產金谷。貨之政

刑部職也。國朝禮部判部事。一人以兩制。以上充九戶。口田產金谷。貨之政

刑部職也。國朝禮部判部事。一人以兩制。以上充九戶。口田產金谷。貨之政

刑部職也。國朝禮部判部事。一人以兩制。以上充九戶。口田產金谷。貨之政

刑部職也。國朝禮部判部事。一人以兩制。以上充九戶。口田產金谷。貨之政

刑部職也。國朝禮部判部事。一人以兩制。以上充九戶。口田產金谷。貨之政

刑部職也。國朝禮部判部事。一人以兩制。以上充九戶。口田產金谷。貨之政

刑部職也。國朝禮部判部事。一人以兩制。以上充九戶。口田產金谷。貨之政

刑部職也。國朝禮部判部事。一人以兩制。以上充九戶。口田產金谷。貨之政

刑部職也。國朝禮部判部事。一人以兩制。以上充九戶。口田產金谷。貨之政

雖不得專制此所以此元豐以前名雖未正而事權歸一實有得  
於周者是也元豐以司封司勳之屬歸吏部以度支倉部歸戶部  
之二部也事劇務繁則侍郎之負二而即中之負四曰禮則祠部  
王客而下屬焉曰兵則職方駕部而下皆屬焉曰工則屯田虞部  
而下屬焉之三部也曹閑局冷則侍郎之負一而即中之負二書  
六部吏部一尚書二侍郎分掌四選吏部司封司勳考功屬戶部  
尚書一侍郎禮部一侍郎刑部一侍郎兵部一侍郎工部一侍郎  
職方駕部一侍郎庫部一侍郎馬部一侍郎刑部一尚書一侍郎  
馬部一尚書一侍郎工部一尚書一侍郎屯田虞部一侍郎水部  
知州以上資資考及階官朝議大夫以上為郎官也餘員外唯吏部  
刑部三部以官各置四員以其刻曹也至於刑之一部都官比部屬之刑部司門屬之  
其曹稍繁其事稍詳則侍郎之負一而即中之負四而又糾以都  
司左右司即官各二員通糾六部另察以六察元豐五年詳定官  
下事分六曹以治之都省以聽之六察以察之六曹失如繩之貫  
職則都省在任所糾都省失糾則六察在所彈上下若維如繩之貫  
如畫棊局井井乎有條也以制而言小大有倫燦然可觀若有  
同乎周爾然寺監之負未歸六曹不免有叢冗之弊元豐二年  
特寺監長官各置一員並置今省曹所減止十員寺監所增仍三監  
倍乎昔故曰美矣十

之權未合戶部而不免有渙散不相通之患元祐四年其職言處  
置此元豐以後制雖盡復而冗職未併未免類於唐者此也今  
六部星分誠有周人六典之美然事權不一脈絡不通蓋反而正  
之乎何者戶部之財不豐不責之戶部而流品之不澄軍功之不  
實工役之繁具者吏部兵部工部不得不任其責也刑部之刑不  
息不責之刑部而制作之未明教條之未至禮部誠不得不任其  
責也若此等類皆寓之以相聯相屬之意則今之官非唐之官乃  
周之官矣夫復何議

重刊决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六

基官



御史古官也自周迄今無代無之然名雖相公意實相遠蓋以御  
 史為傳命記事之官者周與戰國也以御史平章報奏而兼察劾  
 之任者秦漢也以御史分為四司專劾百官之過者東都魏晉以  
 來也唐則任彈劾之外而復兼公訟之事國朝則任彈劾之外而  
 復兼言事之責此歷代委任之大者也按周官御史五史之至微  
 者以中士下士為之特小臣之傳命令者耳周官迨至戰國獻書  
 多云獻書大王御史史記渑池之會秦趙各命御史書事如傳而  
 淳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凡此皆記事之任而糾察之責未聞  
 焉此蓋周與戰國制也通典曰御史之官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  
 糾察之會各命書其事又淳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凡此皆  
 記事之任也戰國時亦有御史書事  
 下侍御僕從其勢益親或在中以受文書或在外以主彈擊通典  
 漢為糾察之任本注曰秦以御史監郡漢初叔孫通新制御史大  
 夫佐丞相兼統萬幾中丞在殿中掌圖籍秘書侍御史受公卿受

事舉劾按章

漢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

軍年少同受命各之部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執法殿陞權  
內制浪道安問以得遂奏大將軍梁與罪惡云云執法殿陞權  
俸知畏不華翔字子麟拜侍御史正日朝賀夫將軍梁與威自是  
以來權專任重魏則簪白筆以奏不法中御史簪白筆則大書  
帝則左右此何官何主辛此日晉則糾行馬以督百僚通典正而  
馬內司錄專糾行馬外其制如宋則命中外停駐以尊之武帝孝  
是然亦更去與官安元其制如齊梁以來常命十人居  
曹以察之齊有十人梁陳皆九茲蓋東都魏晉以後制也唐制有

大夫有中丞有侍御史有殿中侍御史有監察御史復有主簿內  
供奉裏行之負通典大夫一人監察御史十人主簿一人供奉裏行各  
如正負大抵臺事大夫總判之中丞通判之侍御史分判之至殿  
中則糾班序之不整者監察則掌監祭祀諸軍出使者其餘職事  
與正同爾通典御史大夫通判臺事侍御史掌糾察內外總判其臺事中丞  
判臺事殿中侍御史號為副端閣門之外百僚下亭有馬加節監察  
信臺而不清者則糾罰之其正冬大會則戴元多乘馬加節監察  
凡諸使奉及裏行唯俸祿有差戰事與正同正元以來曰御史  
臺則天以後曰肅政臺左臺以察朝廷右臺以察郡縣龍朔改肅

政為御史睿宗復詔二臺以察京師太極復廢右臺而左臺專隸  
尚書此特沿革之制爾然以職任論之肅政臺凡置左右肅政  
朝名右以置大台中丞各一人侍御史殿中監察各二十人左右肅政  
為彈糾百僚被察始不舉命太極元年以尚書省悉歸左臺月餘  
右臺復請分給尚書西行事左臺官復舊廢臺之官並隸焉戴家糾儀  
縉紳皆整肅也見街命出使山岳可動搖也御史街命出使不  
州縣或山岳震懼柳範之規拂蕭復之剛介王義方之抗奏姦人  
方擊李溫造之望威稱職並木中書令抑置田宅監察得劾之  
義府約奏諸御史中丞犯狀有五監察亦得擊之紀後陟劾此不過糾  
督之任然舊制御史不受訴訟有通辭狀者立於臺門候御史出  
外取採如可糾則糾之略其姓名皆云風彈自永徽中崔茂元為

大夫始任受事得任訴訟通典舊制御史臺不受訴訟有通詞  
始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狀題告人姓名或訴訟之事舊制  
不主刑獄雖至案劾提綱而已自正觀末年中丞李乾祐以囚自  
大理滋姦又按事多為棘寺所反乃奏臺中置獄復得主刑獄矣

大理滋姦又按事多為棘寺所反乃奏臺中置獄復得主刑獄矣

大理滋姦又按事多為棘寺所反乃奏臺中置獄復得主刑獄矣

大理滋姦又按事多為棘寺所反乃奏臺中置獄復得主刑獄矣

大理滋姦又按事多為棘寺所反乃奏臺中置獄復得主刑獄矣

大理滋姦又按事多為棘寺所反乃奏臺中置獄復得主刑獄矣

大理滋姦又按事多為棘寺所反乃奏臺中置獄復得主刑獄矣

大理滋姦又按事多為棘寺所反乃奏臺中置獄復得主刑獄矣

大理滋姦又按事多為棘寺所反乃奏臺中置獄復得主刑獄矣

大理滋姦又按事多為棘寺所反乃奏臺中置獄復得主刑獄矣

大理滋姦又按事多為棘寺所反乃奏臺中置獄復得主刑獄矣

此唐自彈劾之外而得兼獄訟也通典舊御史但聞風彈事提綱

正觀未御史中丞李乾祐以囚自大理來往多奸弊又據國朝

傳以法多為大理所反乃奏於臺中置東西二獄以自繁初國朝

初無正負止為兼官中丞除正負外或帶它官者尚書則曰某官

兼御中丞丞郎則曰御史中丞兼某官給諫則曰某官權御史中

丞事次則知雜御史副中丞判臺事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

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三

院多在外任風憲之職它官領之聖朝公唐之制設御史

除正負外或帶它官者尚書則曰某官兼御史中丞丞郎則曰御

史中丞兼某官給事中丞判臺事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

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舊制三

院多在外任風憲之職自太平興國以張巽為監察御史正官舉職自

此始也天禧始置言事御史景祐始置御史裏行元豐復置六察

其後大正官名不除大夫以中丞為長知雜御史為侍御史言事

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其使名皆除之此特公革

之制爾然以職任論之太平興國二年以張巽為監察御史正名

舊中始置言事御史其後久不除至慶曆五年殿中侍御史海摯

監察御史李京並為言事御史唐太宗時置御史裏行至景祐中

始置以殿御史之官甲唐以臺案有六監司元豐二年李京請

復六察於是御史專領六察察在京官不除大夫檢校官帶憲

銜者亦除去以中丞為長知雜御史為侍御史言事官為殿中侍

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兼監察御史兼監察御史兼監察御史

左丞石州使監察御史兼監察御史兼監察御史兼監察御史

朝之任御史者亦如唐人按劾之任其清勁忠烈尤過之韓琦一

代宗臣不押班細故也而王陶極口詆之韓琦不押班王陶

博三朝元老燈籠錦微失也而唐介抗疏論之唐介論文彥博以

別駕唐博亦出呂誨之先見呂誨為中丞時王安石除參政呂誨

行新法溫公王素之勁力王素在臺諫風力愈勁帝曰鐵面御史

趙抃為御史彈劾不鐵肝御史四朝國史劉敞為御史言事

鐵肝御史風采凜凜令人膽落此亦不過糾督之任然唐制御史

以苟專糾百官陸長源云諫官須蹇蹇匪躬之士憲官須孜孜嫉

妬之人李華序崔孝公集亦曰直躬正詞擢左補闕嫉邪忿佞除

侍御史直躬故能諫君嫉邪故能察吏是臺憲無預君德之正否

也長源上宰相書曰諫臣須蹇蹇匪躬之士憲臣須孜孜嫉惡之

人李華序崔孝公集亦曰直躬正詞擢左補闕嫉邪忿佞

除侍至我朝太宗置言事御史而朝廷闕失御史得言之見呂公



著諸賢復言六察不與於言專察官司復許得言而國家大計六  
察得發之又不止區區於指適群臣細故而已元豐八年呂公著  
以來專舉六察故事廢國家利害之大計察官司簿領之細故侍  
罷案察言事置言事御史劉摯又言中丞而下十員然止於中丞侍  
御史得言事不與於言請許六察並許言事司此國朝自彈劾之外  
而復兼諫諍也愚以古今御史之職而歷攷之未嘗不嘆國朝之  
美意蓋糾群臣之隱易劾大臣之失為難劾大臣之失固難言人  
主之闕尤為不易我國家涵養士氣崇獎直言趙中令開國元勳  
固對越神明而致危之態未必不自雷德應一言折之趙韓王如  
左右手御史雷德驥劾奏普強市人第宅上怒按問罷相丁謂當軸用事  
之後其弟御史雷復諫其此受脉上怒按問罷相蘇子由云使丁晉  
更非其諫有言則其禍天下非止如此今日所觀者公蘇子由使  
必其政其短已矣矣必至如申公非諸惟演之麻鞠詠毀之張堯佐  
相推語右正言劉隨曰若堯佐之使御史奪之於仁宗一以徐有  
使唐介論曾不以卑抗尊而為嫌也噫孰知犯人主之威而尤為  
難乎雷霆之威犯者必折堂陛之嚴目不敢瞬人非喪心誰敢冒  
身於斧鉞之下今先正諸賢感慨奮發不為之折雖斥之貶之相  
卒以為憂也叩鑼大呼不曰治名明道二年郭稹堂郭勳馬絳  
少鍾鏗宋初劉渙詩垂拱殿門伏奏美事乃逐之叩榻論諫不曰  
忤旨誅特介連素相聖德後惟修履索昔為御史今叩榻論諫不曰  
議全臺論列御史呂純仁雜事呂詢前史大防皆論於此始足見國朝臺  
新法之論臺府一空公孟范爭新法去於此始足見國朝臺  
論之公耳雖然有由也欲除御史先擇舉主元祐五年劉安世  
清強敏材堪御史者一人臣樂黃切惟知聖訓皆微於常察御史  
任使以糾察亦未嘗專出於執政也人選入臺皆不奉詔李定以  
資法不入臺三舍其居之以人者審也諫官御史不兼職務詔諫官  
兼職務不得入臺十旬無疏者罰舊制御史入臺滿十旬其責之以  
言者專也言及乘輿天子改容語闕廊廟宰相待罪蘇諫其假之  
以權者重也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君子推原  
其故三咏三歎祖宗待之之厚矣

諫垣

官以諫名非古也自漢武置諫大夫專掌議論於是有言事之官

漢官表上大夫掌議論有諫大夫蓋自周季監諂秦氏禁言腹誅心  
諂莫不有罪況敢昌言其事乎西漢以來始懲壅蔽之患特立論  
諫之官以作天下慷慨敢言之氣豈非夫人之所願然言路之通  
固自此始而言路之狹亦自此始也觀鄭昌訟蓋寬饒之書曰臣  
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蓋寬饒傳昌上書訟寬饒曰臣得從而鮑  
宣上書論何武亦曰官以諫諍為職不敢不竭愚鮑宣傳召為諫  
然後得論天下之事而職非當諫者其不為越職可乎君子惜其  
職之有所拘也蓋自唐虞三代盛時不以諫名官而天下皆可言  
之人漢唐之世特以諫名官而天下無敢言之人我朝雖仍諫諍  
之官而不拘諫諍之職公卿可諫也布衣可諫也閭巷小民亦可  
諫也官共漢唐而意實虞周爾試以古今評之群后四朝敷奏以  
言諸侯朝宗陳謨謀事則外之侯伯牧守皆得言矣皋陶作士稽  
首颺言伯益朕虞吁咈作戒則內之公卿師長皆得言矣鄭人鄉  
校得議執政則草茅賤士皆得言矣工諫市議道諂則農商

工賈又皆得言矣是意也行於總章衢室之間寓於諂木善旌之  
際見於發言盈庭之時拳拳於都俞規戒之頃當時諫官之名隱  
然於其間故曰唐虞三代盛時不以諫名官而天下皆可言之人  
是也自諫議大夫之官置於漢武帝置諫大夫至光補闕拾遺之  
官增於唐唐武后垂拱中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二官以以如是  
之名求如是之實霜飛白簡露奏皂囊以輔天子耳目之任亦美  
矣然中郎補闕者出館淮南之綬及黜傳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  
淮南太守出為博士對策者往持行都之麾董仲舒對策第一拜是  
猶可諉者曰非諫官也非言責也有如劉向戒外戚之專孫寶奏  
馮后之事皆以大夫也劉向傳任光祿大夫時王鳳秉政向不  
聽孫寶傳哀帝即位召寶為諫大夫初傳太后令自殺眾庶寃之  
太后俱事元帝有節傳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眾庶寃之  
寶奏請覆棺傳太后怒上乃順旨下寶獄蕭望之以諫官而出補郡吏王吉以諫大夫  
而上疏見疎皆以諫官也蕭望之傳是時望望士諫大夫通政事  
之上疏曰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未而忘其本者也朝无  
論除任子之令一上以謝病歸琅邪然亦視如土梗屏棄不用夫職

在諫諍猶不得伸其喙尚奚望於百執哉唐因漢制復增遺闕愚

意有導人使諫之意然正元以來蔣又以右拾遺為史館修撰又

正元九年以右拾遺權中館修撰穆宗之世李紳以左拾遺為翰林學士本傳元

士弟穆宗召為右拾遺翰林李士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夫拾遺一職也史館又一職也翰

林學士又一職也則唐之所以任是官者亦幾於不專矣任之而

不專其職固未為唐害任之而不用其言唐之害為不小爾觀李

渤之初以拾遺召也未幾遷為補闕一諫忤旨下遷參軍李渤傳

拾遺召歲餘遷右補闕以直忤旨下遷參軍裴潏之初以補闕諫也一徙舍人未幾

再疏身亦再貶裴潏傳裴潏遷左補闕諫憲宗以中人領使帝不

怒貶江則唐之所以望補闕而拾遺者亦文具矣嗟夫古者上自

公卿下至工瞽皆諫君之人也至後世結舌不鳴僅有諫垣之立

耳古者若箴若頌若議若諍皆諫君之言也至後世掃地不存僅

有諫囊之規耳今也任諫垣者未必言進諫囊者未必信此君子

深為之浩歎故曰漢唐之世特以諫名而天下無敢言之人是也

我國初官以定俸實不親職故赴諫院者方得諫官端拱初以補

闕為司諫以拾遺為正言所以舉其職也國朝承五代之弊官失

不親職以議大夫為諫正言頂降敕赴諫院供職者乃為諫官端

拱二年以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以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時大

宗初諫官皆散天禧之廣諫負天禧初諫官皆散明道之置諫

院明道元年陳抃中為諫官所以重其職也元豐正名散騎

常侍不除而諫議大夫遂為諫垣之長其屬有司諫焉有正言焉

而二者各分左右焉此諫官公革之制也元豐正名左右散騎常

左右司諫大夫遂為諫垣之長專言責焉然國朝雖仍漢唐之官

而實得虞周意二三百餘卷上裨君德田錫任諫諫大夫九進

比之曰朕一十九章極詆時弊京時為諫諫大夫諫議大夫之

有人也御筆新除歡動朝野慶曆初歐陽永叔張安道王素俱除

諫官皆然朝野競歡當十年疏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

看二人以詩直諫於之御筆親題名留殿壁魯宗道為正言事有

題殿壁司諫正言之有人也不特此爾四諫之稱侈為美談歐陽

靖蔡四賢之名播在流詠范文正公言事忤大臣貶

襄陽四賢一不肖之詩若此者又班班可紀也效任言責者知

無不言言無不盡爾至若鄒浩之為正言也不陳孟后之事而曾  
誕玉山客問之篇陰諷潛刺聞者若愧四朝國史曾與與右正言  
與浩書勸使力請后浩不報及浩以諫立劉石南道與浩論高若訥  
且山亡人對客問一篇以幾之識者或以此濟愈陳臣論高若訥  
之為司諫也不言仲淹之去而蔡襄不肖之詩極口深詆略不少  
貸見上故雖庸庸瑣瑣之流亦為挺挺敢言之氣失在諫垣救在  
縉紳以此觀之我朝之諫諍者何特諫垣一二負哉又嘗捨是而  
觀之百執草茅田野之公論矣外任漕臺亦許奏事歐陽脩出為  
郡倅得議建儲司馬公是在外群臣得以奏封不曰越職以希恩  
也身居負外挽衣論列寇萊公職為監門上書言事上書言新法  
為監門  
是在內微職得以抗議不曰出位而賈名也山林布衣抗論行都  
張齊賢上庠諸生疏陳中道太學生獄吏引對殿陛王賢  
大名細民伐  
議國政不曰猖狂而加罪錦工獄吏引對殿陛王賢  
大名細民伐  
鼓論事大中祥符九年大名府民伐登聞  
鼓訴糾單詔遣官披視其賦問問之夫敢言朝政不  
曰誹謗以速刑自上而下由貴而賤皆為論列之人爾故曰我朝  
雖仍諫諍之官而不拘諫諍之職者此也

翰苑

至論前六

七

玉堂賜篆景仰彌文寶帶黃金敬佩新渥榮矣哉翰苑之選也東坡

翰苑然嘗攷建置之由矣西漢以來代言委諸尚書未有是官

爾通典漢尚書郎直宿建不門奏事  
明光殿下筆為詔詔出語為詔令魏晉以後代言委諸中書亦

未有是官爾通典梁用中書舍人居詔詔之任任魏  
晉以來詔詔皆中書令及侍郎掌之而翰林建職

其自唐始歟夫翰林院者藝能伎術召見之所處也韋執誼翰林  
者在銀臺門內以藝能  
伎術召見之所也

乾封間始號北門學士而他號則亦未聞焉開元初始選朝官入

居翰林供奉別官而定名則亦皆未聞焉迨至二十六年而翰林

學士之名定矣自太宗時召名儒學士草制然猶未有名號  
表疏林谷應和文章繼以詔敕文詔悉由中書多壅滯始選朝官  
有同藝藝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別官然亦未定名制勅書詔德分  
在集賢開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別建學士院於  
翰林院之南俾專內命其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鑿毀之西隨上  
所在誤用益重職

皆知制誥主之國朝翰林學士掌內制厚化二年以翰林學士賈  
始自李士兼領他司止與職名同元差遣院而李士領外同自此  
豐官制行始專內制故必帶知制誥有承旨有學士有直院有權

國朝翰林雖掌內制而學士或領外制其文書

翰林院之南俾專內命其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鑿毀之西隨上

翰林院之南俾專內命其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鑿毀之西隨上

翰林院之南俾專內命其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鑿毀之西隨上

翰林院之南俾專內命其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鑿毀之西隨上

翰林院之南俾專內命其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鑿毀之西隨上

直院承旨以久次居之唐始以鄭絪為承旨國朝承旨不常學士

多以外制除之直院以資淺者充之國朝開寶二年以中書舍人

十院而直院之名始此會要塵史權直以他官暫行之開寶六年

云但資淺者為之其尖正官也權直以他官暫行之以知制誥

張詹權直翰林院而權直之名始此凡他官入院未至李元豐正

名而後翰林之職定矣嗟夫水遠瀛洲花園周廡外喧既寂內務

靡華清之極也西照金鑿北瞻銅樓晨趨瑣闥夕宿嚴衛密之至

也備侍顧問辨疑釋非發演絲綸據古援今任之重也自非天才

拔萃已德過倫未有不忝厥職爾李白嘗為翰林供奉矣雖一時

應制搗碎奴僕力士然未幾神遊八極不可羈絆者才為之累也

唐李伯傳白為樂章帝愛其未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後白與游四方於采石騎鯨捉月而死張洎亦嘗為翰

林學士矣雖一時侍詩侑酒勢有華蓋之逼然未幾而儀同之詔

不下卒受揚國忠之謗者德未足於此也本傳自開元至咸通翰

苑顯名著者一百八十九人為相者五十有三元宗八人肅宗四人

德宗二十二人一相順宗二人一相憲宗二十四人十相穆宗七

人一相敬宗三人一相文宗三十四人十相武宗八人三相宣宗

二十九人十一相懿宗非不侈為美談然求如正諫自任閹宦知

懼李德裕為翰林學士致之以正諫為草詔一下士卒感泣者能有

幾人哉下詔山東士卒感泣至于國朝與唐異矣紫詔白麻

流布中外金坡玉堂選遴才德且以尚書而為翰林下遷也而太

祖乃曰深嚴之地當以宿儒處之長編乾德元年上謂宰相曰

質曰實以清介謹重然在前朝已自翰林進端明今又遷兵部尚

書難於復召上曰禁中非此以不可卿當論朕意勉再赴職

據平資而除翰林非超遷也而太宗乃曰學士之職清貴非可以

他官比之張洎欲遷翰林太宗曰學士之職是用人不以資而

以望矣和嶮以文得寵可用也而眸子不正竟不居以近侍以和

嶮業文雅待之欲召入翰林謂近臣曰眸子不正竟不居以近侍

也而躁競可厭終不除以內制知制誥范杲致書宰相求入翰

才任李士故以內制杲於殿前王堂謂是用人不以文而以行矣此

請備其職上惡其躁競不使居內是用人不以文而以行矣此

選用之意然也蘇易簡張洎皆興國間之翰林矣清淨玉堂中之

詩而太宗特示易簡焉蘇易簡時為承旨張洎為學士上疏數千

洎中豈非泊之德行不及文學太宗賜易簡詩云翰林承旨貴清

之忠孝形諸歌詠太宗賜易簡詩曰忠孝一生心楊億晏殊皆景德

之翰林矣前席待名賢之詩而真宗特賜楊億焉真宗御筆七言詩賜楊億曰承

明近侍穿儒衣苦李勞心疾已痊善保其君謂飲食副子前席待名賢豈非億能不草毋后之制真宗

不愛不富貴億曰此富貴非所願也乃命他李士草制此而殊甘

奉相謂之詔歟奉詔乃更召晏殊殊遇錫側面而過蓋有所愧也

此勸勉之情然也賜以錦袍十月朔舊賜紅錦袍而過蓋有所愧也

以金盞神宗賜王珪設以紫花之座神宗賜王珪紫花祭以金蓮之燭英

朝張心等官家報先帝知遇出撤金蓮燭歸院或不覺前席宗

以客禮孫計此待遇之禮然也噫選用謹矣勸勉至矣待遇之恩

復厚矣則雍容禁坡回翔仙境參決國論發揮天語其忍負之哉

是故條畫兵數稱為頗牧有李文定焉李文定公迪在真宗時為

對曰臣向在本道以冊書兵馬糧草之數以備調發今猶佩置囊

兼有文學可比董楊有司馬公焉神宗擢司馬光為李士自謂

士字又三疏力辭上從容問光曰古之君子或李而不文或文

而不李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章何辭為光曰臣不能四六

六也以告物授光不得已受之有文章典雅者張方平在翰林

卿文章典雅有文行兼著者真宗朝君李士梁穎對論及人物

為李士為弄辭李士白陋也而我朝歐陽公宮帖亦不忘規諫之意

歐陽脩官中章之類陋也而我朝歐陽公宮帖亦不忘規諫之意

札亦不忘規諫唐之內制不聞封還間以給事郎為之表高為給

詞頭拘也而我朝劉錡亦不草丁謂之制見上注此尤翰苑之

盛也子瞻堂堂如山如河此曾直贊誦東坡也愚以先正諸公亦

何慊於斯云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六





